



f e i x i a o t o n g y u w a i s u i b

域外随笔

费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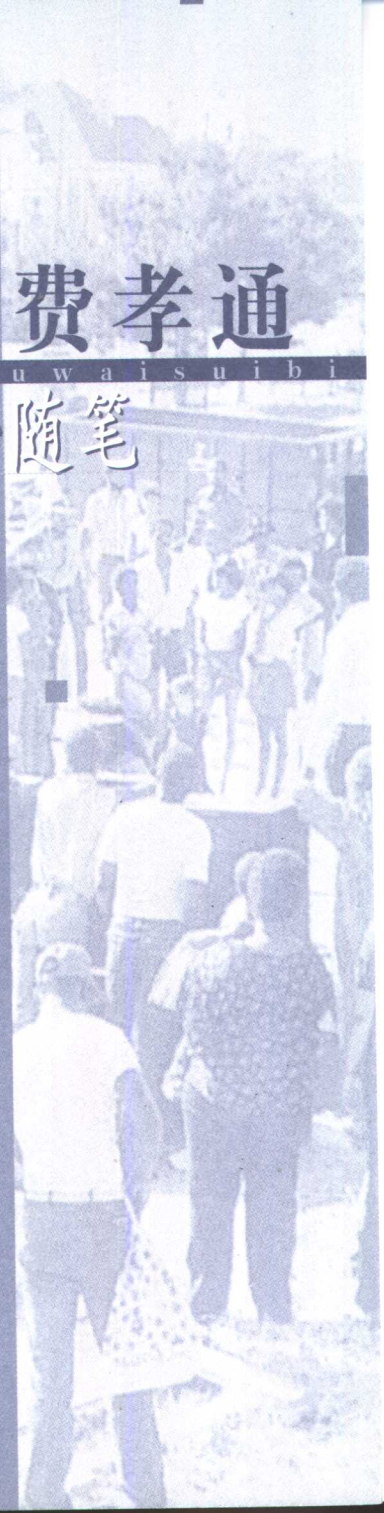
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

f e i x i a o t o n g y u w a i s u i b i

域外随笔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域外随笔/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3

ISBN 7-80080-270-1

I. 费…

Ⅱ. 费…

Ⅲ.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438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100006)

电话:65265522—2216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

G·163 定价:26.00 元

出版前言

费孝通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说，他“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他还说，“我和文学无缘，我是圈外人物……至今实质上尚在文学的圈外，未敢探头越墙相望”。

其实费孝通的文学造诣是很高的。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有这样一段话：“王昆仑(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冯友兰的《新世训》，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从内容说，这都是传世之作……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都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虽说他们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在学术耕耘之外，费孝通还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抒发自己的情怀。我们从费孝通自1926年至1999年70多年里所写的文字中，撷取精粹，分别结集成《费孝通文化随笔》、《费孝通人物随笔》和《费孝通域外随笔》三本集子。

从这三本书里，读者可以了解作者如何通过“人人可以看到的事”，表达自己对厚重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可以感受作者对亲友、师长一往情深的思念；可以领会一个社会学家眼里观察到的，对域外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描述。同时，读者也能从中欣赏到费孝通别具一格的写作风采，一览“匠心别见，趣味盎然”的、优美的费氏散文随笔的韵致。

2000年1月

目 录

我们没有分别	(1)
西行杂写	(5)
旅美寄言	(7)
雾里英伦	(37)
自由应无垠	(41)
初访美国	(45)
重访英伦.....	(174)
传统在英国.....	(247)
留英记.....	(252)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282)
访美掠影.....	(295)
访加巡回讲学纪要.....	(367)
访澳杂记.....	(376)
英伦杂感.....	(404)
脚勤.....	(411)
访日杂咏.....	(416)
港行漫笔.....	(426)
能登三日记.....	(443)
英伦曲.....	(458)
访日记吃.....	(461)
清水人形.....	(468)

《外访杂写》前言·····	(472)
席间谈絮所引起的·····	(477)
红场小记·····	(482)

我们没有分别

——给编者及读者的信

编者：

承你们约我在这次远游中常常寄些通讯，报告一些关于盟国各地战时生活的实况。假定邮件可以畅通，我一定很高兴地接受你们的特约。我愿意尽力地帮助你们。使我们的导报办得内容充实，并不是为了我们私人间的交情。讲起交情来，我们相识还不到一年，说不上太深的友谊。过去几个月，你们的报道常在我心头占一个位置的原因，我记得我曾屡次和你们说过，是别有所在。

我在昆明住上了5年，看见荒凉的南门，一幢幢巨大的高楼平地盖了起来，俨然成了伦敦“片刻蝶恋”式的繁荣中心；我也看见石皮的小巷，变成了车马驰骋的大道。这短短的时日中，我看着一个都市的兴起。我又有不少机会，和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做调查的朋友接触，听到各式各样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知道有成千成万抛弃了家乡进入这新都市来生活的人。于是我心里有一点慌张。

都市的外形已经具备,可是在这一切物质条件已赶到了 20 世纪的情况下,住着的是哪一种人?人挤紧了,若是不明白怎样挤来挤去,各得其所,一定会闹乱子的。都市不只是一套建筑和街道,而是一套生活的习惯和做人的态度,有了都市的习惯和态度,这套建筑和街道才能利用来增进我们生活的幸福,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陷阱,成为人间罪恶的渊藪。

我们内地的都市,在战时非常的局面下,实在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要很多满带着乡土、家庭等传统观念的人;要很多不明白公民义务,不尊重别人权利的人;要很多只想不劳而获,因循苟且,没有创造兴趣和能力的人,合作起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生活集团,其困难是早就可以预料得到的。从社会方面说,我们必然会见到,中古封主在最时髦的西式沙发上发挥他违反人权的威力;我们必然会见到,鱼贯似的摩托车在血汗所筑成的大道上为了一二私人累积财富;我们必然会见到,巴黎的舞鞋套上骨节弯曲的小脚;我们也必然会见到,嘴上挂满了新名词的青年在火车上直脚躺着享受他少爷式的体会。这一切,不过是时代的错杂,在中世纪的躯体上穿上现代的时装。

在这种时代错杂中过日子的人,无论他是华屋的主人,或是街头的乞丐,心头永远被各种各样的矛盾占据着。有了威力失去了爱戴,有了财富失去了名誉,有了肉体失去了灵魂。他们一旦在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没养成自己管束自己的能力,觉得可以任性所为,以致无法无天,社会制裁失去了效力。一时固然觉得痛快,但是人和人一同生活,终不能永远容忍少数人的作威作福,何况在一个人和人联系得如此密切的都市中。在历史上有无数的暴民从都市中发生。时代错杂,人心惶惑,行动失当,个人的不安造成了社会的骚扰,我们可能是在火山口上讨生活!

现代化其实就是都市化,培养都市习惯和态度是现代化的

初步工作。现代知识给了我们伟大的动力，微妙的机器，人的确得到了空前的能力，这能力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我们需要对于这种能力加以指导，觅取适当的用途。

为都市中人民做一些生活指导的工作，是目前极迫切的课题。有些人觉得现在社会上所以有种种不满意的事发生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政治改革是万应丹。我不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我是个念文化人类学的人，总觉得现代政治决不能单独得来，因为它只是现代生活习惯中的一部分。现代生活是多方面的，而且是要逐渐养成的。我们短短几十年中政治上的变动并不能说少，而实际上，变来变去，有多少改革，谁也不敢估计得太高。我们是不是应当反躬自问，这是什么原因？若是我们把现中国的基本问题看成一个文化的转变问题，而把文化看成人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也许就可以扩大一些我们应当努力的对象。我们得多注意一些生活的各方面，多养成一些现代生活中做人处世所必需的观念和态度。这样或比整天高呼政治改革更基本些和更切实些，至少也是互相为辅的。

因为我看到这一层，所以对于你们的导报抱着很大的希望，而且愿意尽我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帮助你们。我记得在你们的导报发行不久，曾引起一种攻击，说这是表示后方“文化下流”的趋势，更其指责在大学里执教的人不该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我当然感激他们把我们的身分看得过高，但是把“下流”二字来形容这种趋势，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文化”常被许多人看做是文人们的专利，是一个民族的装饰品。但在文化人类学中却刚刚相反，文化是指人民的生活习惯。一种行为方式或是一种生活态度，没有被社会上一般人所接受时决不能看成这民族的文化。文化中的“化”字就包含普遍性的意思。倘若“下流”是指一种行为方式或一种生活态度之从一部分人传到另一部分人，而并不包含坏的

意思，则文化本身不下流是不成的。何况大学里执教的人所负的责任，就在把一种从少数人所得到的知识传给多数人，至于被传的人是否只应限于有资格领贷金坐在教室里的，那是另一问题。在我，至少认为这个限制在任何方面都讲不过去的。

我本来可以不必再把旧事重提，因为经你们的努力，我几个月内确已获得社会上读者的爱护。你们发行额的增加，已证明在新兴都市中生活的大众，需要这种报道。至于这种报道是不是普通所谓“下流”，报纸的内容已够向任何人作证，不必在这里多说。

我在临别写这封信，一方面是临行与你们共勉，努力为都市的人民服务。他们需要你们的报道。我亦相信，这种报道在使我们的文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定有它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亦想借此向不少爱护我的朋友解释，为什么我愿意让我的名字在街头上叫卖。若是我靠我这支笔能在建设我们现代都市的工作中尽一分力量，我自己觉得是很光荣的。

若是环境允许我，我还是愿意借你们导报的篇幅，常常有和读者们通讯的机会，我没有和你们分别。

1943年6月13日

西 行 杂 写

我们离开加尔各答后，一路在美国军营里住。万里长征，连写信也没有机会。这次旅行太运气，坐着世界上最大最舒服的军用客机，机内可容 40 多人，飞行平稳得比汽车还舒适，在里面可以安睡，可以随意走动。飞机的牌号是 C54。从加城出发，只费一天一晚就到东非，休息一天，又飞一天一晚到南美，再休息一天，在一天一晚的续航后到达了美国南部的迈阿密。世界缩得太小了，使人不能相信。

我们因为是美国政府的客人，所以一路都受驻军招待。司令官带我们参观营房及各种设备，又领我们去看各式的飞机。我们已明白轰炸机是怎么投弹的，空中堡垒里面有些什么设备。最使我高兴的是，一路上常看见往昆明去的大队飞机，昆明的安全是毫无问题的。以一路所见来说，现在美国对东方的战争还只是开头，营房在修筑，飞机在集中，过去是纸上谈兵，半年后就可见真颜色，一年

后就够瞧了。我不能多写关于军事方面的事，但有一句可以说的，而且是检查人员也愿意放过的：“美国的援华快要成为不是虚言了。”

美国从军的人真多，政府对士兵待遇也非常周到，有糖有电影，就是没有女人。学校里的学生所剩无几，很多教授都参加战时工作。大学毕业生在开汽车，大工厂大公司的经理在管理士兵们的伙食。他们的动员真是彻底。我总觉得东方和西方相差太远，一离开印度才闻到战争的真味。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提高了。这次我们到美国做客，更特别受到尊重，弄得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从国家到个人，都是机会太多，实力不足。我希望国家和个人都不要辜负这个机会才好。

我抵美前，文化联络处接到太平洋学会，芝加哥与哥伦比亚两大学邀我去工作的函件，我想先在太平洋学会的图书馆，花两三个月写好 *Earthbound China* 一书，交由该会出版。在生活没有安定以前，我还不易有文章寄回去。我不能再写《鸡足朝山记》那样的东西了，所以请你告诉《生活导报》的编者，请他们安心等一下，因为我想另换一种格调，来写我的地球背面的通讯。

我的生活自然很好，吃和住都恢复了9年前的情形。从美国到印度没有鸡蛋，很少牛油和糖。美国人的生活情形，知道得还不很详细，物价可说没有涨多少。书和杂志既便宜又好，到处都是新书，报纸一大叠只卖3分钱。

我由重庆到迈阿密，一个月中感想太多，多到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一年后定要变成另一个人。这几年我似乎消极了不少，但是一走动之后，又发现了自己，不再想到常熟去耕田了。我们得向世界的最高峰爬——不能退，也不容许我们退。

1943年6月22日

旅 美 寄 言

这是在战时

撩开座右的窗幕，计时我们的飞机该到了世界屋脊的檐下，四周却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云雾遮隔了“万水之源”的高峰。刚一转身，一阵头晕，又把我按倒在座上。

东方的云雾这样浓！不只是云雾，还夹杂着烽烟！

昏昏迷迷地，我就这样被载出了国境，那是6月5日。

今天是七七，进入美国国境已经足足两个星期。微雨的黄昏，平居独室，很像是昆明的仲夏天气。遥望万里外的家，这时已该是深夜，孩子在梦里大概还在呼唤我的名字。

我确乎时常记着导报的读者，并没有遗忘许下的通讯。匆匆虽只一月，万里江山一日行，好像已隔得很久。从半个地球上拾来的感想一时都向笔底挤来，反

而不知怎样下笔。若是我所有的印象只许用一句话来表达，我愿意写五个字：“这是在战时。”

一出国门，下机不久，永远不会受旅客欢迎的检查员，就会带着抱歉的笑容，用这句话来说明他不能不给我们一点麻烦。旅馆的账房也很顺口地用这句话来解释他不能立刻安置我们的苦衷。战争改变了正常的生活。“这是在战时”一句话是到处会碰着的答案。

出境不过 8 小时，相隔不过一座高山，然而“这是在战时”五个字的用法却完全不同。这是在战时，所以物价升了翅膀；这是在战时，所以晓东街的灯光可以终宵不熄；这是在战时，所以……爬过喜马拉雅山，同样是这五个字，却被用来谢绝普通的旅客，因为士兵已经包下或征用了“东方伦敦”最华贵的旅馆，同样是这五个字，却被用来压倒金钱的魔力，有钱，没有用，战争第一——我有一点糊涂，也许是一天的航程，加上我还没有全复原的病体，使我糊涂得想不出这五个字一飞过山就会有这样不同的涵义。

离开印度，我们一路都由军站招待，我的疑案在这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们的物资在这里，他们的力量在这里。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力量集中，军事第一”等等标语，可是假如你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军营，不必有人用话来说明，你自然会领略到所谓集中，所谓第一是怎么一回事。以吃的东西来说，普通人有钱不准买或不准多买的东西，在军营里有的是。美国的城市里闹肉荒，并非屠宰场关了门，而是猪肉大批地运到前线去了。一个士兵早晨起来，可以吃一盆“热猫”，热猫是两片麦片加上蜜，一杯茶，一杯牛奶，用糖也没有限制。中午是一块肉或一块鱼、蔬菜、洋芋、甜食，还有一杯果汁，晚餐大致相同。除了这些由军营供给的伙食外，士兵们可以花普通人低一半的代价，在 canteen 里买到冰淇淋、苏打水、可可糖和啤酒。香烟每人每日限购 20 支，此外还

有从国内送来的慰劳品，可以按份领取，住则两三人一个房间，虽则有地方用帐篷，但大多是临时造的营房，和清华园学生宿舍的布置差不多，只是没有楼。

在某一个军营里，有一位上校带我们去参观各种设备。他们有可以供给两万人用的洗衣房，全套最新式的洗衣机器，10多间冷藏房，里面挂满着宰好了的牛肉羊肉，满房的鸡蛋。那位上校还是很抱歉地说这星期没有咖啡，很对不住士兵。

一个入伍的士兵，每月薪水是100美金。家里若有需要给养的人，另外有安家费，吃住及医疗食品供给。美国是富，然而并非摆阔。他们的人民平均要付35%的所得税，其他的捐和公债在外。有钱的人死了，80%的遗产全给政府拿去。举国集中了力量来维持士兵的生活，士兵的生活怎么会好？军事第一必须得从士兵的待遇做起，我想这是最简单的逻辑。

不但在吃和住上，士兵的待遇已超过了普通平民的标准，而且在士兵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不惜工本。每个军营里有电影院，有读书室，有娱乐场，有礼拜堂和公墓。公墓是简单而庄严，我和朋友们说笑话，我不但愿意在军营里生，也愿意在军营里死——这样才使人乐于从军。人到处是一样的，我们不应当专门以精神力量来维持我们的战争。吃得来苦固然是我们的长处，然而吃苦并不是一个目的。我们没有物资固然无话可说，但是，倘若有物资而被囤积起来或是被行尸走肉者去挥霍，而不送到前方去，那么除了罪恶二字之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是在战时！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再维持原来的生活程度，除了从事于战争的人之外，也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恢复原来的生活程度。倘若有人在战时还是恣意享受，甚至提高了原来的生活程度，那我们就不要多去追究他致富的路径，他一定是国家的罪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个月在村子里见到的我们的士兵。他们在攀折我们住所附近的树枝，我想去干涉他们，可是一见他们缺乏营养的面孔，我缩了回来。后来他们对我说：“谁愿惊动老百姓？我们不也是自乡下出来的？可是我们没有法子吃生米，又没有钱买柴，怎么能不出来砍树呢？”——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同样是在战时！

1943年9月12日

在东非的昆明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东非的一个高原上，距离赤道不应很远，但是高爽凉快，除了那些米老鼠卡通上常见的仙人掌树外，不像是热带。据说这是非洲的屋脊。我们在屋脊上跳过了两洲，不到10天，真不容易使自己相信。为了保守军事秘密起见，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提一个中国名字：过了印度的青岛，就到东非的昆明。我没有到过青岛。不知道所谓印度的青岛提得切不切，可是东非的昆明我相信决不致有人反对。骤然的阵雨，连天的山峦，除了没有个湖，什么都使我们触景生情，使人反而更觉异乡的寂寞。我记起了小时候写在宫窗上的一首诗来：“长拟求闲未得闲，又劳行役出秦关，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这地方相似故山之处，何止莺声一项！

主持这军站的上校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知道我们要经过这地方。等我们住定了就开一辆小车来邀我们去便饭。我在上次通讯中已说过美国军队里的伙食，不管味道好不好，东西总是不差的。我们和很多弟兄们一起吃，有很道地的欧仆殷勤侍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这个战地，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工。一问原来都

是投降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人矮矮胖胖，本是最适合做这种工作，最难得的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差。上校对我们说，这些人真不差，又自由，又有事做。他们不但有工钱，而且还可以有在国内梦想不到的牛肉和牛奶吃。这种优待俘虏也使我们觉得相当惊异。意大利士兵本来对这次战争不起劲，在这些欧仆脸上已露出了法西斯蒂快要崩溃的预兆。

饭后我们先到上校自己的宿舍里去。他一样一样地指点给我们看，什么是美国运来的，什么是他自出心裁在当地制造的。一个巨大的冰箱真不知他们怎样运上这高原，可是后来参观了他们的飞机修理厂，才觉得这件小东西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团团坐在沙发里，抽着他送给我们的雪茄，随意地谈起天来。

“我真想离开这地方。”他说，很正经地。

“是想家？”老金回头指着我向他说，“他没有出来就想回家，真是你的同志。”

“家当然想，但想离开的原因倒不是这个。”

“这个地方太冷了，不是？而且太高，也有不舒服的地方。”

“也不是。”

“是为了？”

“这地方都弄好了，没有意思了。我来的时候，这是个意大利的破军营。这一年，我一样一样地安置妥当了，现在就没有意思了。我想再去找个破军营，荒山也好，再弄一个军站去。”

我们不知道怎样接口。我想说的是：“这家伙真是。”可是我没有说，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异乡的怪味儿。这是美国几百年传下“向西去”的拓荒精神显然是深入了他们的血液。新鲜，冒险，硬干，向前，加上了他们特具的组织力，在这短短的几百年中，开辟了一个新大陆。现在这精神又使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得到表现的机会了。